

私人会所岂能成公款吃喝乐土



今日论语

日前,福建莆田市交通局就该局执法支队在一家私人会所消费,一顿饭吃7064元事件作出回应:网民反映问题属实。据报道,近来,不少部门和单位无视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将公款吃喝“阵地”转移到更私密、更隐蔽的“私人会所”。新华社记者暗访发现,春节期间,北上广等城市“私人会所”高端消费依然红火,俨然成为躲避监管的“化外之地”。

禁令之下,本该令行禁止,风行草偃,切实践行中央杜绝奢靡之风的规定,不过,那些吃惯了的山珍海味却无意闭上,居然转移到“安全”的“私人会所”,关起门来继续其饕餮盛宴。那

么,纷纷扰扰中,又该如何管住愈演愈烈的会所公款消费?

有论者指出,各类紧盯高端人群的私人会所之所以备受青睐,门庭若市,关键在于这些会所游离于监督之外,缺乏监管。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却也未免有些因果倒置,难以措手。一方面,只要是正当的商业经营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权力不得随意干预。诸如突击检查会所、查验食客身份之类的做法,恐怕很难得到法理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私人会所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公款奢侈消费,但公款能够被用于奢侈消费,并非仅仅是因为有这样的场所。换言之,只要官员手中的公权力得不到约束,只要“三公经费”不能真正公开披露,则公款

胡印斌

奢侈吃喝行为注定将隐身再现。可见,当务之急是有关方面应该以更严密的监管、更完善的制度,扎紧篱笆,管好公共财政的钱袋子。

具体而言,其一,约束公权力,强化监督,持续推进政府行政运作的公开、透明,进一步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果规则明确,缺乏人为操弄的空间,大家都在法律的边界内办事,那些原本不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就不会成为顶级会所的常客。

其二,不断推进“三公经费”预算公开,完善相关的财务制度,杜绝官员奢靡消费的经费来源。特别是,对于那些游移在政府预算外的“非规范收入”,要下大力气清理整顿。不能一边公开“三公经费”,一边却在金额巨

大的“小金库”中随意支取。此前,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果如此,政府收支就能够更规范、更严格。

而在制度建设之外,若想杜绝政府的奢靡之风,不使私人会所成为公款吃喝的乐土,还需要更广泛、更有力的社会监督。这其中,媒体监督与网络监督不可或缺。此番莆田交通执法支队一餐吃掉七千多元的事件,正是因为网民举报、媒体质疑,才受到查处。

其实,私人会所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会所腐败”也并非什么“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的新型变种”,之所以广受关注,不过是在新的语境、新的风气之下,显得格外刺眼而已。其兴其衰,关键在于能不能监督官员、约束权力。

提升基层代表比例要有制度有力度

新民网论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是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上届提高了5.18个百分点;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占20.42%,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占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基层代表比例的实质提升有利于让民意更好表达,当然是群众乐见的。有专家表示,近年来,从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到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官员代表比例均呈下降趋势,人大代表中,如果领导干部占比过高,基层代表占比偏少,不利于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更不利于发挥表达百姓诉求的功能。在降官员比例上仍要拿出更大力度,并通过制度让官员“腾出”名额,使基层代表能加速充实代表队伍,为基层群众监督政府创造条件。

《选举法》已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具体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权力;同时,法律也已明确按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上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时,为增加基层代表比例,将一线工人代表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将基层农民代表比例增加了70%以上,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减少了1/3。除了《选举法》的规定之外,希望能早日形成、细化、完善相关制度,以法规保证基层代表比例的稳定性,以及增幅的持续性。(新民网评论员,网址www.xinmin.cn)

自由谭

前不久,有作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设问,“假如遭遇一场千年不遇的极寒,你被迫躲进图书馆,只能焚书取暖,你会先烧哪些书?”这名作家的选择是,“第一批烧的无疑是成功学和励志书;第二批烧各种生活保健书;第三批烧明星出的自传、感悟和经历;第四批烧星象占卜书。”

消息传出,不少人一方面附和,另一方面建议应该烧更多的书,比如一些粗制滥造的教辅类书籍,甚至有人“极端”地表示,“不用分类,直接按年份烧,因为这几年就没出过能看的书”。这样的话无疑过于极端,但也看出了不少人对烂书泛滥的不满。

如果我置身于极寒天气,被迫焚书取暖,想必也会烧一些所谓的成功学、励志类书籍,还包括一些“××可以



含糊其“瓷”

瓷器价格模糊,隐蔽安全,又附庸风雅,因此成为“雅贿”的选择。

天呈 画

从“先烧哪些书”说起……

王石川

说不”这类激发民粹的书。话虽如此,稍作思考又有些唏嘘。“开卷有益”,“书犹药也,善读之可医愚”,“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诸如此类的表达,皆说明书籍和读书的重要,但是,一些书却沦落到被焚烧、被斥为垃圾的地步,这是谁的悲哀?

一些书不被待见,并不是书的错,错的是作者和出版社。如果出版社不炮制,如果写书人有操守,这些书怎会面世?由此可以联想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一家著名的出版机构——开明书店,创始人是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做过出版社编辑。夏丏尊、叶圣陶曾给开明书店立下5条社规:1.礼拜六派(出现于民国初年的文

学流派,宣扬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文学)的小说不出;2.武侠小说不出;3.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的升学指南、辅导教材、复习题、解答题之类的书籍不出;4.速成法之类的书不出;5.描写词典不出。

如果说速成法之类的书不值得出,升学指南为何不出?其实,开明书店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出版方向集中在教科书、青少年读物、古籍和工具书等,比如最近被人热捧的老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即出自该书店。从开明书店的5条社规,可以明确发现它的立场和善恶,以及老出版人的底线和追求。反观今天,不少出版社急功近利,什么书有市场就赶制什么书,

出一本书只不过几天时间,这能保证质量吗?记得一位出版家说过,“有些东西哪怕再挣钱,我也绝对不出。多年坚持出好书,恪守出版行业传播文化与文明的操守,持续下来才能获得信任和支持,自己也才心安理得。”放眼现实,这样的出版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卡夫卡认为,“如果所读的书无法带来当头一棒的惊醒,我们读它干什么呢?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内心坚冰的斧头。”今天,我们正处于出书便捷化和大爆发的时代,愈其如此,出版社愈应该有所追求,多出一些能劈开读者内心坚冰的书。这不算是奢望吧?



新民随笔

修“禅”

林明杰

有一种禅,叫“口头禅”。这是世间最流行的“禅”。

不要拿别人来举例子,从自己开刀吧。譬如我,时不时写文章宣扬爱心,批评冷漠,但当我开车的时候,有违章行驶的车辆给我造成了险情,我很容易脾气就上来,心里暗骂:“终有一天撞死掉!”有车开得飞快超了我,惊魂未定的我会脱口而出:“奔丧啊!”有车开得极慢,一直阻碍着我,我又会很恨地嘟囔:“出殡啊!”

当我下意识地质咒后,都有点觉得好笑,平时所谓的爱心言论,于我还是“口头禅”。如果爱心真的充实在自己的生命里,我应该下意识地为那些违章行驶的车主祈祷:“但愿他不要出事!”“但愿他早日意识到这样危险!”

世间有两种修炼,一种是解决自己内心困惑的,一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口头禅”偏向于后一种,但又不完全是。它既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也是表演给自己看的。它未必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但它却缺乏通过切实的修炼,将良好的愿望落实到自己的生命里,熔铸到自己的灵魂中,体现在自己的待人处世上。

“口头禅”见效快。很快周遭凡人们都会觉得您是个高人,自己也觉得自己已上了“层次”。就像当年“大跃进”时代,靠华丽而落不到实处的口号来给自己和别人打鸡血。“层次”上得那个快啊,坐了火箭似的。但,终不能修成正果。

人性是复杂的。很多人都有良好的愿望,但人性中的惰性、自私、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很容易让人试图跨过那些暮鼓晨钟、青灯黄卷的清苦磨练,总想着走捷径,立地成佛。

治大国如烹小鲜。社会发展的大道理和个人修养的小道理,其实并无二致。良好的愿望容易有,但要实现却可能要付出极其漫长的艰辛和等待。老子、孔子等先哲两千多年前对人类的某些美好愿望,到现在还没完全实现呢。这也如同新中国以后我们有了一部凝聚了中华民族伟大而美好愿望的宪法,也是需要一条一条、一步步、一代又一代地去深化,去实施的。这是中华民族“修炼”的过程。

当“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也会随之提高到一个新境界。